



中学生文学欣赏

第六辑

新蕾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冬

中学生文学欣赏

中国文学专辑

第六辑

金梅

*

新蕾出版社出版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12.625 插页2 字数188,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

ISBN 7-5307-0386-2/I·153(儿)

定 价：3.30元

◀中学生文学欣赏▶

主编 鲍昌
李知光

中国文学专辑

主编 金梅

编者的话

单是准备报考大学中文系的中学同学，单是准备或正在从事文学创作和其它类似工作的人，才需要多读一些文学作品吗？答案当然应该是否定的。

大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具体到每一个人，是否文明，文明的程度如何，这需要进行多方面的、综合性的考察，而文学的素质怎样，则是考察的内容之一。

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到今天，出现了两种看似相反对立，实则相辅相成的现象：一方面，学科的分工愈来愈细；另一方面，学科与学科之间，又呈现一种相互交叉和融合的状态。任何一门学科的繁荣与发展，都得依赖于其它学科的诱发与推动。科学与文学，好像相距很远。按照历来的说法，一个靠的是概念的演绎与推理，一个靠形象的思维。但是，近代以来的不少大科学

家，都在用切身的体会证明着：作为文学创作特征之一的形象思维，对科学上的发明与创造，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文学创作也离不开科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创作家，如果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情景一无所知，他就难以反映出当今社会的趋向与特点，也不能准确而生动地剖析现代人的生活、工作、思维和心理方式，描绘出他们的思想性格特点。

那么，在文学本身的范围来说，人才如何造就，创作又如何繁荣呢？个人不断地提高文学修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其周围，如果不能形成一种浓重的文学气氛，虽天才横溢，他亦难以生长；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如果缺乏一种广阔深厚的文学环境，虽有良好的愿望、急迫的心情，创作也是很难真正繁荣的。

就是基于以上这些认识，我们编辑了《中学生文学欣赏》丛书，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两种专辑。

本辑系中国文学部分，拟以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为主。所谓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三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在我们的印象中，关于中国文学，平时大家较为注意的是古代

的和当代的作品，好像有些忽视了。这种现象需要克服。在现代文学中，包含着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而当代文学之得以发展提高，又与现代文学的影响有关。

为了让读者同时欣赏到不同阶段和不同风格的作品，本辑在处理有关原作（主要是中、短篇小说）时，既不按历史顺序，也不以作家为单位分册，而采取一种“多角的”和“大交叉”的编法。每一辑中，选登若干位作家的作品，加以分析介绍。还力争发表一篇具体形象地描叙一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情景的文学传记，以增加大家阅读的兴趣。

目 录

瞿秋白散文四篇 (1)

《瞿秋白散文四篇》赏析 胡荣社 (9)

海的梦

——给一个女孩的童话 巴 金 (19)

《海的梦》赏析 孙秀荣 李屏锦 (136)

桂公塘 郑振铎 (148)

《桂公塘》赏析 金 梅 (217)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23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 (244)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题赏析 林道立 (255)

七年忌 欧阳山 (267)

《七年忌》赏析 孙继国 (287)

或人的悲哀 庐 隐 (295)

《或人的悲哀》赏析 李凯源 (318)

梅雨之夕 施蛰存 (325)

《梅雨之夕》赏析 于明夫 (343)

留取丹心照汗青

——瞿秋白传 沙怡文 (350)

瞿秋白散文四篇

那个城^①

沿着大路走向一个城，——一个小孩子赶赶
紧紧的跑着。

那个城躺在地上，好大的建筑都横七竖八的
互相枕藉着，仿佛呻吟，又像是挣扎。远远的看
来，似乎他刚刚被火，——那血色的火苗还没熄
灭，一切亭台楼阁砖石瓦砾都燬得煊红。

黑云的边际也像着了火似的，灿烂的红点煊
映着，那是深深的创痕。他放着热烈惨黯的烟
苗，扫着将坏未坏的城角。那城呵——无限苦痛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第一集第六期，（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系节译高尔基作《意大利故
事》第五章。发表时文前附有“记者按”：“这是象征
小说。那个城即是俄国大革命，大破坏后的光景，那个
小孩即是指的中国。”

斗争，为幸福而斗争的地方——流着鲜红……鲜红的血。

小孩子走着，黄昏黯淡的时分，灰色的道旁，那些树影——沉沉的垂枝，一动不动覆着默然不语的大地：——只隐隐的听着蹬蹬的足音。

天上满布着云，星也不看见，丝毫物影都没有，深晚呵，又悲哀又沉寂。小孩子的足音是唯一的神秘的“动”。四围为什么这样静？——小孩子背后跟着就是无声的夜，披着黑氅，——愈看他愈远。

黄昏已经畏缩，赶紧拥抱一切城头塔顶，雁行的房屋，拥抱着自己的怀里。园圃，树木，烟突，一切一切都渐渐的黑，渐渐的消灭，始终镇压在夜之黑暗里。

他却默然的走着，漠然的看着那个城，脚步也不加快，孤寂，细小……可是似乎那个城却等待着他，他是必须的，人人所渴望的，就是青焰赤苗的火也都等着他。

夕阳——熄灭了。雉堞，塔影，都不见了。城小了些，矮了些，差不多更紧贴了那哑的大地。

城上喷着光华奇彩，在模模糊糊的雾里。现在他已经不像火烧着，血染着的了。——那些行

列不整的屋脊墙影，仿佛含着什么仙境，——可是还没建筑完全，好像是那为人类创造这伟大的城的人已经疲乏了，睡着了，失望了，抛弃了一切而去了，或者丧失了信仰——就此死了。

那个城呢——活着，热烈至于晕绝的希望着自己完成仙境，高入云霄，接近那光华的太阳。他渴望生活，美，善；而在四周静默的农田里，奔流着潺湲的溪涧，垂覆在他之上的苍穹又渐渐的映着紫……暗，红的新光。

小孩子站住，掀掀眉，舒舒气，定定心心的，勇敢敢的向前看着，一会儿又走起来了，走得更快。

跟在他后面的夜，却低低的，像慈母似的向他说道：

——“是时候了，小孩子，走罢！他们——等着呢……”

读高尔基后。一九二三年

十一月十五日。

一种云

天总是皱着眉头。太阳光如果还射得到地面

上，那也总是稀微的淡薄的。至于月亮，那更不必说，他只是偶然露出半面，用他那惨淡的眼光看一看这罪孽的人间，这是寡妇孤儿的眼光，眼光里含着总算还没有流干的眼泪。受过不止一次封禅大典的山岳，至少有大半截是上了天，只留一点山脚给人看。黄河，长江……据说是文明的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变了心，对于他们的亲骨肉，都摆出一副冷酷的面孔。从春天到夏天，从秋天到冬天，这样一年年的过去，淫虐的雨凄厉的风和肃杀的霜雪更番的来去，一点儿光明也没有，这样的漫漫长夜，已经二十年了。这都是一种云在作祟。那云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是太平洋上大风暴吹过来的，这是大西洋上的狂风飙吹过来的。还是那些模糊的血肉——榨床底下淌着的模糊的血肉蒸发出来的。那些会画符的人——会写借据，会写当票的人，就用这些符篆在呼召。那些吃泥土的土蜘蛛，——虽然死了也不过只要六尺土地葬他的贵体，可是活着总要吃这么一二百亩三四百亩的土地，——这些土蜘蛛就用屁股在吐着。那些肚里装着铁心肝钢肚肠的怪物，又竖起了一根根的烟囱在那里喷着。狂飙风暴吹来的，血肉蒸发的，呼召来的，喷出来的，都是这种云。这是战云。

难怪总是漫漫的长夜了！

什么时候才黎明呢？

看那刚刚发现的虹。祈祷是没有用的了。只有自己去做雷公公电闪娘娘。那虹发现的地方，已经有了小小的雷电，打开了层层的乌云，让太阳重新照到紫铜色的脸。如果是惊天动地的霹雳——这可只有你自己做了雷公公电娘娘才办得到，如果那小小的雷电变成了惊天动地的霹雳，那才拨得开这些愁云惨雾。

——原载《北斗》一九三一年

十月二日第二期，署名笑峰。

暴风雨之前

——《水陆道场》之一

宇宙都变态了！

一阵阵的浓云，天色是奇怪的黑暗，如果它还是青的。那简直是鬼脸的靛青的颜色。是烟雾，是灰沙，还是云翳把太阳蒙住了？为什么太阳会是这么惨白的脸色？还露出了恶鬼似的雪白的十几根牙齿？

这青面獠牙的天日是多么鬼气阴森，多么凄

惨，多么凶狠！

山上的岩石渐渐的蒙上一层面罩，沙滩上的沙泥簌簌的响着。远远近近的树林呼啸着，一忽儿低些，一忽儿高些，互相唱和着，呼啦呼啦……喊喊嘈嘈……——宇宙的呼吸都急促起来了。

一阵一阵的成群的水鸟，不知在什么地方受着了惊吓，慌慌张张的飞过来。它们想往哪儿去躲？躲不了的！起初是偶然的，后来简直是时时刻刻发见在海面上的铄亮的，真所谓飞剑似的，一道道的毫光闪过去。这是飞鱼。它们生着翅膀，现在是在抱怨自己的爷娘没有给它们再生几只腿。它们往高处跳。跳到哪儿去？始终还是落在海里的！

海水快沸腾了。宇宙在颤簸着。

一股腥气扑到鼻子里来。据说是龙的腥气。极大的暴风雨和霹雳已经在天空里盘旋着，这是要“挂龙”了。隐隐的雷声一阵紧一阵松的滚着，雪亮的电闪扫着。一切都低下了头，闭住了呼吸，很慌乱的躲藏起来。只有成千成万的蜻蜓，一群群的哄动着，随着风飞来飞去。它们是奇形怪状的，多种颜色都有：有青白紫黑的，像人身上的伤痕，也有鲜丽的通红的，像人的鲜血。它们都很年青、勇敢，居然反抗着青面獠牙的夫日。

据说蜻蜓是“龙的苍蝇”。将要“挂龙”——就是暴风雨之前，这些“苍蝇”闻着了龙的腥气，就成群结队的出现。

暴风雨快要来了。暴风雨之中的雷霆，将要劈开黑幕重重的靛青色的天。海翻了个身似的泼天的大雨，将要洗干净太阳上的白翳。没有暴风雨的发动，不经过暴风雨的冲洗，是不会重见光明的。暴风雨呵，只有你能够把光华灿烂的宇宙还给我们！只有你！

但是，暂时还只在暴风雨之前。“龙的苍蝇”始终只是些苍蝇，还并不是龙的本身。龙固然已经出现了，可是，还没有扫清整个的天空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原载《北斗》一九三二年一

月二十日第二卷第一期特大号，

署名司马今。

王道诗话

“人权论”是从鹦鹉开头的。据说古时候有一只高飞远走的鹦哥儿，偶然又经过自己的山林，看见那里大火，它就用翅膀蘸着些水洒在这

山上，人家说它那一点水怎么救得熄这样的大火，它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事出《栎园书影》，见胡适《人权论集》序所引。）鸚鵡会救火，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对的统治。这里不会没有报酬的。胡博士到长沙去演讲一次，何将军就送了五千元程仪。价钱不算小，这“叫做”实验主义。

但是，这火怎么救，在“人权论”时期（1929—30年），还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卖价格做出来之后，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报》登载胡博士的谈话说：

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这就清楚得多了！这不是在说“政府权”了么？自然，博士的头脑并不简单，他不至于只说，“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如什么主义之类。他是说还应当拿着法律。

中国的帮忙文人，总有这一套秘诀，说什么王道，仁政。你看孟夫子多么幽默，他教你离得杀猪的地方远远的，嘴里吃得着肉，心里还保持着

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不但骗人，
还骗了自己，真所谓心安理得，实惠无穷。

诗曰：

文化班头博士衙，人权抛却说王权，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雨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食肉远庖厨。

似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誇，
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三月五日。

——原载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申
报·自由谈》，署名干。

《瞿秋白散文四篇》赏析

胡荣社

瞿秋白作为一个著名的散文家，其创作活动，
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写出《饿乡纪程》（亦名《新

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开始的。此后，搁笔了七、八年，1931年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从他整个创作过程来观察，在其作品中，不乏热烈奔放，激情浓郁的篇章，这里选录的四篇，多属这种性质的文字。

《那个城》最初发表于1923年11月24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一卷第六期。作者在文末注明为“读高尔基后”，其实此文系节译高尔基《意大利童话》中的第五节。高尔基创作这部童话时正住在意大利，童话中的情景都是意大利现实生活的写照。这篇作品在发表时，文前附有“记者按”：“这是象征派的小说。那个城即是俄国大革命，大破坏后的光景，那个小孩即是指的中国。”可见，瞿秋白完全改了高尔基的原意，表现着自己的思想感情。

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岁月，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加之国内的匪军的叛乱和连年的灾荒，使得刚刚建立起革命政权的苏维埃的建设遭到了惨重的破坏。她就像“那个城”，“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仿佛呻吟，又像是挣扎”，那“为幸福而斗争的地方——流着鲜红……鲜红的血”。苏联处在“黑暗”——各种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而它的建设者也好像